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四　宋杜大珪編

王文正公曾行狀　富弼

故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忠亮翼戴功臣資政殿大學士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判鄆州上柱國沂國公食邑一萬二千五百戸食實封五千一百戸贈侍中曾祖鐸累贈太師尚書令中書令越國公曾祖母趙氏越國太夫人祖繼華累贈太師尚書令陳國公祖母

劉氏陳國太夫人衛氏楚國太夫人考蕆皇任著作佐郎累贈太師尚書令魯國公母張氏燕國太夫人何氏魯國太夫人青州益都縣興儒鄉秀士里姓王氏諱曾字孝先年六十一王氏以爵祖於周至東漢霸始居太原別族支居瑯琊及祁皆為望姓而太原者尤著世世有子不絕公即太原人也其先旅於無棣唐末屢徙晉避地青社遂家魯國太夫人始生公法相甚異魯公謂人曰是必大吾閭八歲亡怙恃仲父工部撫愛逾所生

公頼以育事之如事父鄉先生清河張震年過九十名有道以經術教授門人達者甚夥公從而學震以語工部曰老矣未嘗見如是兒觀其識致宏遠終任將相年十五時郡有田訟久不質將佐患之公偶與典校者坐亟聞其眛語謂不可白公立為發其姦隱訟者氣索獄遂判理人伏其幼悟嘗適江左護外喪度京口大風起舟子請急艤焉公念赴喪事宜不得緩促遂行顧前後舟皆欲覆公所乘獨安然以濟聞者歎異之既冠舉進

士咸平五年試禮部及後殿皆為第一署將作監丞通判濟州會北虜冠邊京東地迫河朔緣督供饋濟人大擾公推是具陳二道被苦且指畫便宜以聞上嘉其初任能志於民報可即代還復試以文舊制當屬學士舍人院冦莱公入相號賢以公名盛不與他埒特名試政事堂授著作郎直史館銀章赤紱主判三司戶部案是歲朝廷修和好息民遣使稱北朝公卿以下謂事適然亡異論公獨抗章曰古者尊中國賤夷狄直若首足二

漢始失乃議和親然禮亦不至均今若是是與之亢立首足並處失孰甚焉狄固不可啟臣恐久之非但並處又病倒植顧如其國號契丹足矣章聖尤所賞激然使者業已往又重變遂已景德四年領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明年祥符紀元天子封泰山入南臺為北曹副郎又明年加史館修撰四年畢汾祠遷主客郎中未幾判大理寺初用散郎至是帝以不重故特命公且謂曰廷尉主天下獄思得詳敏者治之乃不亂無以易卿公

因請得自辟署既始於我亦遂為故事五年詔使北彼俗重射邀公校其能視公儒者謂必負北人環擁左右公一發破的衆聳伏迓者邢祥辯給好以氣凌人盛稱本國宗枝賢且相友愛近賜以鐵券公曰鐵券所以安反側也大臣功高不賞天子疑則賜之何用及親賢哉祥大慙然賜還不復語六年台入翰林為學士直日先帝燕衣坐便殿賜對罷就院内使即諭曰向渴卿甚因不及御朝服見亡謂吾嫂其為人主尊敬如此理局以

寬明聞俄知審刑院法有違制者報徒公請非親被以
失論從杖既外郡有以是具獄聞者眞宗怒詔論如法
公執前議上謹容曰若卿自是無違制者公遽曰如詔
旨不復有失者天下之廣豈人人盡知制耶惟上裁幸
上悟欣然下其議因為著令佐吏趙廓立其後聞之出
語人曰王公犯顏不撓廓汗下不能仰視公施施自若
九年轉兵部逾月以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明年改元天
禧加給事中時上方好神仙築昭應景靈會靈三宮觀

以廬諸眞咸用弼臣領職得者以為寵公選為會靈觀使非志也讓於兾國王公欽若上以為異除禮部侍郎罷知政入謝上怒未霽始責以大臣當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公頓首謝曰夫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太尉王公旦時在列歸以語所親曰子執政二十年日夕見上上意微忤即懼遂巡不敢語王武卿始得進用避觀使咈旨被詰占對詞甚直了不憚過吾遠矣頃之出守南

京稍遷天雄軍四年召還中書數月擢為中書侍郎平
章事天聖三年改門下又累遷兼吏部凡作相領會靈
觀昭應宮二使集賢殿昭文館二大學士始之還也會
章聖病彌留今上位儲決政資善堂劉后諷宰相丁謂
謀臨朝物議洶洶搢紳皆潛有所去就公恐計日中宮
挾外援圖所非冀是未可以口舌争即不聽且何從倚
辨非所以安趙氏也因說后戚錢公惟演曰帝仁孝結
於民心深今適不豫且大漸天下莫不延領屬吾儲君

而劉后遂欲稱制以疑百姓公獨不見呂武之事乎誰肯附者必如所欲將劉氏無處矣公賔后肺腑因何不入白即帝不諱後立儲君后建長樂宮輔政此萬世之福也錢惟從之后因省不復有它志未幾今上踐祚遺詔軍國事權聽后旨儀法久未決丁謂沿后素意乃上議太后朝近臣處大政皇帝朝朔望獨見群臣餘庶務悉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取可否即下不以覆謂之黨附和以為便公飇言於朝曰是故欲壅上聽而

絶下情耶且天下公器豈庸兩宮異位又政出宦人亂之起也不可乃引後漢馬鄧故事奏凡御朝帝坐左母后坐右而簾前奏事以次如常儀納之士大夫由是識上下之分已而治定陵謂果與允恭謀改吉卜幸咎禍事敗抵罪謂之列佑於上曰謂首被顧託請以議功衆愕未有以對公進曰謂事干宗社議功不及卒放謂於崖佑者隨廢先是謂用事威賞皆專達不謀於朝既已竄馮公拯繼為上相復躡故跡公獨諭以禍福且折其

牙角使不得露自是事一決於兩宮然而太后稍自尊侈上徽號乃欲御大安正寢受册公執不從遂降御文德殿長寧上壽復欲御大安公又固執益不許卒御別殿由是大失太后意指昭應灾為不職免相事出知青州嗚呼人臣大節始見其心平時立朝被冠紱逶迤矩步自飾邊幅坐與人談忠義若不恤死及見人主則迎意茍合夙夜醞巧智媚悦萬狀以固祿位時復悻悻炫小直干細人之譽一日國有大事相顧色喪噤不敢開

口亦不自愧羞豈如公方太后時主少國疑人無一志
大臣不協恭而奮不慮巳特以身捍患遇事必立見非
義未嘗不直之凡措置亡失策動赴機會左右王室始
終以寧得俟上專政光明剛健其功業可稱道哉與其
小夫懦臣畏日談也治平二年再移天雄軍威懷素著
人繪像事之戎使每及境必整其徒然後入至宴勞時
坐皆有節俯伏聽命不少譁過别郡乃大鼓譟無行列
禁亦不止俄領彰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遷太師明年

加同平章事又明年徙判河南府景祐元年驛名拜樞密使二年遷右僕射復門下侍郎為亞相啟沂國公久之表以老不任求觧甚頻至四年授資政殿大學士轉左僕射判鄆州將行語弟𩔖曰唐李英公遺誡可謂深切𩔖曰然終為裔孫所累曰彼忠於國奚暇保家為君子益以是知公之心也五年冬十月甲戌有巨星隕於寢十一月癸卯感疾丙午薨君子曰知命矣辛丑以喪如京師訃聞天子震悼廢朝二日贈侍中賻物加等親

與隸屬拜官者若干人又詔鴻臚給葬事家人狀理命
辭於朝許之公自一命至考終位上宰官二品階與爵
第一勲第二衍邑過萬戸恩禮之極也中外煩使大凡
知通進銀臺司審官院禮儀院三班院各再判都省大
理寺審刑院糾察京獄契丹生日幸亳考制度使南郊
大禮使各一試貢士三修書時政記定儀注刪條敕釋
御集等局總十有二書尊號寶受命寶謚册文各一幹
任之重也自餘尤煩者不列焉更城所至必首建學校

多出俸賜備經費公天性過人輔以學所作必精詣極
摯凡居官率以仁聞平生亡分毫失謹厚莊重雖家居
莫見其惰容秉實自任不妄與人語至於親識書問亦
不必眗眗欵密而情好自篤不信怪守南都日有妖夜
至都人恐甚里門晝闔至廢市道路絶人公大闢牙門
出自循拊逮捕先聲者繫由是妖遂滅居大位不植私
恩孜孜推進人物終身使勿知或有謝者必正容拒去
惟不引用親屬有出上意者亦奏爊報罷初拜叅政首

議復諫臣選忠孝者數人俾盡規益號無闕政故公在
相府僅七年絕亡論事被黜者又首議擇名儒敦勸講
繼命孫公奭馮公元番侍經筵每秋終公率同列獻詩
以賀二者尤大佳事一時朝廷翕然有風采上嘗親署
忠亮忠厚四大字獨賜公用是益自感奮勤勞王家知
無不為人望素重比外遷天下惜其去再用乃大喜及
是終也皆失聲閭巷相弔非德至厚者孰與焉世有年
八十者衆謂之壽然既死人不復經道如向無其人公

之名與公遂不朽人念之常如生豈不所謂壽者耶公
雅善屬文深茂典懿有兩制雜著五十卷大任後集七
卷筆錄遺逸一卷上之志在諷諫有詔嘉奬刻板均賜
近位又喜筆札琴阮皆極其妙初娶蔡氏處士光濟女
卒再娶李氏故相文靖公女繼室以其妹封許國夫人
賢令可法子四男三女曰絪光祿寺丞曰綷亦光祿寺
丞曰縝將作監丞曰緣縝與二女並早夭初以子幼取
從兄子大理寺丞祕閣校理繹為子主後遂克以奠一

女適屯田郎中沈惟温弼素稔公實又嘗為其僚且辱

公弟請所不得讓謹件繫官次行事上考功牒奉常謹

狀

張忠定公詠行狀　　　宋祁

惟公禀尊嚴之氣凝隱正之量粤在羈貫不偕兒曹嶷

然志嚮高自標置始就外傅即覽群經書必味於義根

學乃知於言選家貧無以本業往往手疏墳史每有屬

綴輒据庭樹槁枝而瞑苟不終篇未嘗就舍碟若多節

默表大厦之材居然晚器弗示良工之璞太原王搏名知人見公愯然異之獨謂公曰唐魏文公本生此鄉故老有言後五百年復出一佳士元精回復祭酒當之矣公謝不敢當興國四年始遊鄴下與故上谷寇公準推轂引重時屬鄉里命秀方國試言府將雅欽公名議為舉首夙儒張覃者悃愊有行疏畧少文公即以檄謁府尹盛稱其長覃終得薦公為之下彙茅有吉爵砥相先讓夷之風一變河朔明年進士及第釋褐大理評事知鄂

州崇陽尤厲風績大江之南民俗文獘囚以手而上下獄爲人而重輕公廉知其狀痛繩以法精力於職擿伏如神洗其鍥薄鎭之忠厚吏樂其職多一笑而歸休民協攸居或減年而從役就改將作監丞著作佐郎觧秩授太子中允關掌麟州軍事夏臺弗靖西戎方强公繕起亭障精明烽火坐賛叔敖秉羽之策多叅嫖姚穿土之樂伐謀取勝西鄙以安端拱紀元天田躬籍轉祕書丞明年充禮部考試官已事復倅相州一懼之年宜爲

親鮮百斤之饋終以懇辭乞董濮上市征以便迎養詔可其奏月餘召賜五品服知浚儀縣俄為荆湖北路轉運使事不諉上世咨其清劾罷太守姦贓疲懦者十數人悉條所部廢格抗㪿者百餘事稜威所振吏皆股弁察廉使上其理狀璽書褒美三年遷太常為郎中再旬乘驛赴覲加錫金紫翌日遷虞部為郎中再旬授樞密直學士賜錢五十萬判銀臺承進司門下封駁事兼三班院河東大將張永德小校犯法因笞而死詔按其罪

公即封還制書白上曰永德為國牙爪居天下勁兵處若以一部曲摧辱主帥臣恐有輕上之心上不納因不闕銀臺而下書譙讓未幾果有營兵脅訟軍候者公復爭前事上輙優容謝之會賊順緣間坤維搖亂偏師數萬鼓行而西太宗以為潢池弄赤子之兵荊棘生大軍之後疇咨上輔崇簡守臣參豫武功蘇易簡白上曰某甫可屬大事當一面若奉將威命降諭劇賊陛下高枕永無西顧之憂矣乃命公知益州揆日占謝賜白金一

百四十斤鴻卿出郊不復内御子顔引道初無辨嚴朝家方以大師未集留之半歲公潛簿所賜上還長府其秋遂詔赴部公終不復言至道二年改兵部猶為郎中會丁新昌郡太夫人之喪恩詔奪服陽秋之義不以家事為辭禮經所執亦推順變之人眞考嗣歷邇臣均霈即拜諫議大夫歸朝遷給事中戸部使七旬拜御史丞咸平二年知貢舉杜絶書謁時稱得人夏改工部侍郎知杭州五年移京兆尹明年轉刑部復為樞密直學士

再知益州尋加吏部郎為侍郎景德三年罷歸領三班

登聞檢院奉朝請先時生殤於艦至是弗損家第賜告

環中造適移狀言上請外藩尋知金陵兼江南安撫使

㑑宗成禮改尚書左丞昇人以秩滿願留即拜工部汾

睢飲至又進禮部皆為尚書疾劇還臺求訪髙手薦刻

需頭之奏願遂角巾之游魏舒之先行後言人無知其

去位平津之何恙不已詔益勉於存神猗違半年必於

得謝上不獲已出公知陳州以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一

日遂終於理下享年七十嗚呼景命弗究宗工其萎知仁均哀殲我何贖邦人改祠而為諱道路舉音以過喪眞宗聞訃震嗟追贈尚書左僕射以天禧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權窆於陳州宛丘縣孝悌鄉謝村焉從宜也公始娶夫人唐氏卒繼室以太原郡夫人王氏即河陽節度使顯之女允執婦道以佐君子後公三年而歿子從質以父任累遷至衛尉丞居公之喪一月以毀而夭女一人適故内相王公禹偁子嘉祐母弟詵以公延賞

今為虞部員外郎孫四人曰約曰綜曰綽曰紳咸以忠
厚世其家公階至正奉大夫勲上柱國爵開國公食封
三千七百實戶四百其大較也公姿宇爽邁謀謨沉敏
道架俗表氣籠霄極任節俠已然諾不窕不槬如玉如
瑩修詞立誠博見强志部書兼兩賔蓋成隂佐郡被邊
遭時右武入螘封而試馬回策若縈張貍步以射侯捨
矢如破總物纖密絶人遠甚及夫司封駁則詳言粹議
有任隗之沈正總臺憲則摧奸觸佞有傅咸之剛簡治

益部也宿師屯結縣官乏食掾史搏手狂狡啟心公乃
賊售盆鹽翔貴囷米貿遷鍾豆諷告鄉縣民或妄言沮
公公斬之以徇自是見糧大集戰士倍氣矣自不逞挻
亂重城晏閉主帥王繼恩上官正頓師入保埋根不進
坐失脫兎之拒居若賈胡之留公以為將不親行衆不
可使乃勸正自當一隊以賈群勇正許諾行有日矣公
慮其不進於是椎牛宿帳具出餞之禮中坐酒酣親舉
屬軍尉曰爾曹俱有親弱在東蒙國恩厚恐無以塞責

此行當直擣冠壘盡其噍類平定之日東向以報目見
朝廷舉萬年之觴豈不快耶若猶老師逸囚疲民曠日
即此地還為汝死處也正由此卓行深入詭道兼進殊
死鏖戰盡俘凱還公乃出車勞勤撥金大會以次論獲
先命行賞皆伏公氣決不敢迎視繼恩帳下卒縋城夜
逸吏執以告公惡與繼恩不叶即命縶投眢井一府無
知者先時刼掠之際誣染尤衆脅從有狀歸訴無階各
保營壁共懷猜貳公以為鹿不擇陰既亡生路蟲入其

腹懼益厲陷巫下符移鑴説魁宿宥其枝黨縱歸田里譬以大恩訖無敢桀及再任也屬六贏南牧靈旗薄伐公慮遠夷為變欲出奇以勝之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凛然人望遂臻靖嘉每吏牘使文久不得判公率爾署决人皆厭伏罰既值罪案無廋情蜀中喜事者論次其詞總為誠民集鏤墨傳布雖張敞之為京兆時時越法縱舍黄霸之守穎川人人咸知上意無以過之牧餘杭也遘民荐饑方蜡不啟稻蟹無種原田若藝

民挾鹽利以冒公禁者日數百輩公一切笞遣不徇奭法邏戍入啟曰法亂如是人將安禁公勞之曰餘杭十萬戶饑者七八弗挾鹽利無復生意若暴禁之彼將圜視衡擊以擾居者則為禍大矣爾曹第忍之竢其歲定則太守復以三尺律從事矣是年雖歉人無泛命者富家子與壻分財不協詣府廷辯壻曰彼先子有治命壻七子三因出遺札子不能舉其契公索酒酹地曰彼父智人也當死之日子方沖孺託養於壻苟子有七分之

約則亦死於埒手矣今當七分歸子三分歸埒於是二人號慟以為神明公之操决率是類也原其遇二聖也以功名自任故力與命偕顯八座也以方格見信故言與行危本乎直清貫以忠恕無乞靈徼福無人非鬼責履重剛不險臨大節不奪葵藿弗釆於猛獸山川寧舍於騂角若夫安世之恨謝公歸之減私大有之文明小雅之愷悌公皆兼有其美惜其未極柄用遽徂滕理上欲為相者數矣天之不憖也悲夫公雅好著文深切警

邁以不偶俗尚因自號乖崖公尤善詩筆必覈情理故
重次辞能詩序之曰放言既奇意在言外議者以公自
道也生平論著仲氏詵集之成十卷以行於代内外歸
之曰無掐膺之妾無雜弔之賔終齊事而乃瞑取禪書
而頌德漢廷諸老恨王駿之不俟天下之人為隴西而
流涕斯非遺愛遺直立功立言之極歟敢撫令猷以須
史闕謹狀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五至九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陳瞻燧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五　宋杜大珪編

孫文懿公抃行狀　蘇頌

公諱抃字夢得其系出於富春蓋吳將武之後裔也七世祖曰朴始從富春籍於長安唐武宣世舉進士宏詞連取甲第大中五年從辟劒南西川節度使府為掌書記其子曰長孺攝彭山縣令既以秩滿罷因家眉山大治居處又構重樓以貯書曰延四方豪士講學其間於

時蜀人號為書樓孫家自爾子孫不復東歸遂占眉山名籍高曽祖以來歴五代喪亂晦遯不出力田以自給取足而已不求贏畜清白之範其來逺矣公初名貫字道卿生五歲學為詩便有老成風格其警句往往傳於人口未冠作祥符宫賦五千言成都尹凌公策聞其才美名至府與語甚奇之將薦之於朝以其年少而止其後兩從進士乃更今諱天聖八年春再上㧞鼎科一命大理評事通判絳州事初太師在蜀名知人生五子待

公獨異嘗曰爾器韻沉遠後當顯赫於時但成名差晚吾不得一見為恨爾至是太師已薨而公每因拜官則感涕愴慕累日痛不逮養明道初恭謝推恩改著作佐郎未幾名試學士進太常丞直集賢院監左藏金銀絲綿疋帛庫以所生杞國太夫人喪去位服終還臺判尚書祠部擢為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居歲餘府胥馮士元以姦贓敗窮治甚急事連前後尹佐自二府至臺省者十餘人而公無絲毫累由是清慎之譽聞於時考

課院太常博士移判三司開拆司兼提舉催驅公事同修起居注慶歷二年二月召試中書換右正言知制誥占謝日賜金紫服判登聞檢院知審官院遷起居舍人兼判尚書刑部出疆為契丹生辰國信使公為人端重不妄舉動言語與北人接有問乃答北人尤加禮奉且謂人曰孫公真恬靜篤實之士也使還判國子監權糾察在京刑獄五年二月召入翰林為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使權判尚書都省充宗正寺修玉牒官六年春權

知貢舉再遷禮部郎中遭嫡母崇國太夫人憂援近例願終三年喪優詔從之公在眉山為大族中外戚屬以百數而貧無依者又衆聞公歸皆來求給公竭資以賙其費又為姊妹之要婦嫁女者數人服除召還舊位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皇祐三年以大享明堂恩轉吏部明年兼侍讀學士判流内銓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五年五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論奏公朴謹非糾繩才不當居此職公即手疏自訟曰臣

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讓者少以求事為精神以訐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剥如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仁宗深察其言詔赴臺視事尋差知審官院公辭以臺長不可以兼事局恐於言責不得專詔如其請仍著為定式再加給事中公踐兩禁十二年朝政得失天下利害事非其職者未嘗建言亦不與人談議或誚其循默公曰事有分守豈可越職横說及為中丞每聞朝

廷有措置未合理者與羣臣爭之未見聽者即時拜疏或請聞於上再三開陳得請而後已由是知公韞積厚而操守固也是時內侍王守中以在事久特恩遙領武寧軍節度使公奏言自唐以來節度使為將領劇任專制軍事國家安危成敗之所係非中官所得處其任曩太宗世王繼恩平劍南有大功當時論賞止進順州防禦使立宣政之號以寵之況守中無繼恩之功而輒居將帥之任恐為四方非侮則為國威之沮矣朝廷卒為

之追改成命至和元年春貴妃張氏薨仁宗傷悼累日
追册為皇后賜謚曰温成且有建陵立廟之議公言兹
事體大宜命近輔與禮官參講然後施行不當虧紊典
禮又與諸言事共爭章至十餘上終不報公率同列進
見帝不為顧遂列拜於御座之側公獨伏不起久之帝
乃悟因復得進言不可之狀而忤旨益甚左右股栗有
欲什地者公凝立不慴帝亦為之改容而遣之當時雖
不盡用公等議然其後罷立忌去廟樂改園陵使為監

護葬事車駕幸奉先寺不入廟致奠皆公啟之也明年秋丞相陳司徒家女奴死開封府檢視有瘡痕傳言嬖妾張氏笞殺之以聞上詔近侍置獄推勘追取證佐皆不至既而罷獄公十上疏論其悖謬大臣笞殺女使事至微末然而詔獄廢置皆用執中之請此於國體大有所損何則執中要行則朝廷近侍之臣亦須遣去案問執中要罷則本家僕妾不容畧行追取挾恩怙權取必於上此而可恕則孰有不可容者司徒卒緣此罷政事

而公亦連上章求解臺秩出補外郡優拜翰林學士承旨貼侍讀修撰之職仍領太常禮儀都省兼提舉醴泉觀公事磨勘諸道轉運使提點刑獄課績又遷尚書禮部侍郎兼判昭文館再修玉牒官公在臺滿二歲凡言朝廷天下事章數十上但以持紀綱厚風俗辨人材寬民力為急務未嘗披抉人之隱慝小過與不可明白之事其論大體若言古渭州不可復置以失信於戎狄而啟其窺覦之心凡邊防疆埸之事當令兩府通議議定

然後奏稟施行無使舊相守邊恐事體太重則蕃戎致猜藩方無得辟通判官以全監郡故事方無事時且預擇兵官則緩急有警可用近邊士兵可因舊名而削其數則幹強而枝附此其尤著者疏入多即施行或著為令其餘或行或否或密疏不傳者不可悉知之其論人物若云楊畋有文武幹州郡不足用其材宜擢近職置之湖嶺間藉其威名以靖徼外張蘊之清方有器識心計絶人宜名對便坐詢以得失及財計利害必有補於

朝廷胡瑗孫復博通經史可以任講勸之職趙瑜劉貽孫曉兵法可委以邊防之寄許士宏知漢州薛向知鄜州皆有善狀或清介以得人心或幹敏能捍大患宜俱陞以繁劇刑獄之任則廉吏知勸而才臣思効曩者王益柔楊南仲陸經齊唐葛閎皆以纖介之累有妨進用失棄過獎善之義望與滌湔任用則清廟無遺賢之歎是數人者不久朝廷擢用幾盡士論咸稱其器識三年春仁宗暴得風眩不豫罷朝禁門晏閉者幾旬日雖執

政大臣亦不得進見但通名於内東門候起居止於中使宣諭聖躬漸安而已庭中惶惑莫測其端公時為近臣班首因率同列就幙幄中見相臣謂曰主上違裕臣子當朝夕省問今大臣隔絶不得進見主上之安否虛實未可知也事繫宗社諸公不宜坐以待命宰相即用公言叩閤請入禁中侍疾由是中外之心稍安未幾詔兩禁雜議榷磁湖鐵冶事議罷奏藁備具而諫官某人及觀察某人重取更定數字同列意二人者有所挾即

時劾奏其事吏持案白請於公公曰二人者信有罪矣然我輩從而舉劾不亦傷風誼乎二人卒坐是補外官後帝聞嘗有是語曰老成人終不同嘉祐二年契丹國主宗真卒遣使告哀公為館使先是宗真之使來請叙兩朝通好歲久請交贄御容欲使子孫得識聖人形表朝廷初不能奪其議既許之矣異時契丹使先以畫像來未報聘而宗真殂殁新主復遣使來請朝議以為先主時事欲却不與公遽至中書白曰國家所懐柔遠方

所仗者信義而已且彼以好來求聖容既許而不與其失在我不在彼矣或曰不許之意有人臣難言者直慮敵人厭詛不道耳公曰此特師巫女子之談非所以折衝消難者也況聖人應期運繫天命乃反有所畏耶且彼一來不與至於三四極於數十朝廷度必能拒之乎其後以使者再至乃與之如公之奏公領太常前後幾十年言禮事甚衆每有大議則使諸博士各陳所聞見然後擇其合於義禮者裁定而奏之大抵守經據古不

欲輙有更異初仁宗追憫故后郭氏以微過廢卒久無祠所詔於景靈宫建神御殿歳時追享上封者言神御不當建或曰當祔於廟詔下禮官公與僚屬同執是非而獻議曰先朝建神御殿已是非禮然尊奉祖考不失孝思之義今為后妃而置之其於失禮又甚矣儻陛下追念郭氏殂謝況已追復位號不若因而賜以謚冊祔於皇后廟則恩意至而典禮存焉復下兩制合議久之未決然卒罷神御不建四年詔將用十月祫享於太廟

群臣有建言皇后廟四室先帝時每遇禘祫升於太室
益有司攝事失於討尋今皇上躬行盛禮義當革正又
引唐郊祀錄續曲臺禮為據請遣近臣致享如奉慈廟
公即與二三同列奏駁春秋傳所云未毀廟之主皆升
合食於太祖有别祀事乎又曰祭從先祖后廟合食自
祖宗以來行之已久不宜用疑文偏說輕有改更天子
甫欲躬齋戒固當奉承先憲正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
也奏上中旨合食如舊明年日食正月朔旦詔公禱祀

於太廟公舉春秋經傳止用幣而去特牲又伐鼓以責陰氣時宰稱其得禮公久在禁近主眷日厚每燕見有所問必端笏而前曰天子所以享南面之尊延十年之慶者惟寅畏可以對上穹惟勤儉可以惠下民止此而已未嘗一語涉面諛朋比者至和中帝切於求治問前代之所以治與其所以亂公從容言曰臣以謂治亂之由無他惟在用人而已用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從古然也帝曰今世非無賢又非不用然治不及古何也

公曰有賢而不用用之而不盡其才與不用同惟明主留意則賢無不用而世無不治也帝曰今之賢而未用用之而未盡其才者謂誰公曰知臣莫若君此必上簡天心非臣下所敢私但願陛下不以一事不效而遽去之則賢無不為陛下用也帝再三嘉納之是後數進大臣多復用宿名重望已更任使者大厭群議帝由此益器重公遂有大用意是時陳戡用臺官言罷樞密副使宰臣進擬例以三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一人補其

員上曰朕得舊人之久職者既而語及公即命以本官充樞密副使同修樞密院時政記時嘉祐五年四月也其十月知辰州竇舜卿以定彭氏蠻事朝廷嘉其能議遷一官公曰唐開元中所以號太平者以不賞邊功也今舜卿信有才他日進擢無所不可若用蠻事遷官誠恐邊臣生事於夷狄以希恩賞自此四境不得安息也遂止降詔奬諭之上書者請額外增置土軍為南冦備公曰茍取其知山川鄉道則州得百人可矣如增廣其

數徒糜廪庾費不足以待敵前日智高之亂成功者迺陜西騎兵耳南軍何預焉卒仍舊不復增置公為樞密未滿八月以本官叅知政事同修中書時政記都大提舉三館祕閣公事同譯經潤文使一日政府集議擢李叅為三司使公時以故後至預聞之徐曰方今民力弊困久矣宜得敦厚有學術之人使主邦計庶幾可以寬民保衆茍於趣辦應卒之才則誅斂掊克無所不至如此民何所措手足乎前議遂止明年御史㨿公過失不

當久在政府章入不報或有謂公曰事起無名盍自辯於上前公曰吾老矣退乃其分自念平生不欲攻人之短今幸備位執政不能敦厚風俗宜有愧矣而反與新進後生競口舌於上前耶況知我者君此曹其能誣我乎遂上疏求罷帝益嘉之詔拜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群牧制置使公在講筵前後十三年故事凡進讀群書前代亂亡忌諱之語皆略不解公以為不然每至其處必再三敷衍且曰兹事所以書之於策牘者

示來代之明戒也苟臨文避諱則書傳載之何用自是遂讀無避明年夏今上即位改戶部侍郎治平元年二月以太子太傅致仕於是公年六十九將還政之前有語公曰禮七十而退人或過之而不去公乃未至而告休斯不近於矯時乎公曰强力而仕不能而止士君子之通義也奚必年至而後去乎遂速上疏表得請以其年十一月七日薨於春明坊之私第上聞訃為之罷朝垂拱一日制贈太子太保法賻之外再遣中使賜黃金

百兩以恤其家恩陛二子差遣并異姓齋郎一名公為人內方外溫動由至誠不喜矯飾以邀取名譽然而端嚴謹重至老不懈雖少年強力之人殆無以過與人無適莫亦不肯茍合端居似不能言者及遇事則毅然自信不為高下易其心初在翰林嘗至中書白事繫鞋登政事堂時陳司徒作相見之不悅且責廳事吏不以告公曰學士見宰相以客禮自有故事況我以公事來若有私禱則足恭下顏所不憚矣司徒不能平及為中丞

司徒復冠台宰每裁處大事多出獨見同列無敢抗者公屢言其失曰幸陛下以臣章示執中使之凡事須衆論復熟然後奏稟施行司徒見章益不喜一日賜宴都亭驛坐席俯相近酒間司徒微語公曰觀中丞近日封章意頗不見容老夫耄矣行當引去因指其座曰此中丞即日之地幸無相侵也公俛首不答退而語人曰陳公之言甘其心可見也未幾會詔獄起卒用公言罷相及其薨也太常定謚博士以其當國日奉行貴妃册禮

及不能正温成贈葬事請謚曰榮靈公曰司徒端方剛勁素聞於時自為小官已有建儲復辟之策作相雖無謇諤之譽然其至公不黨亦近世少及加以惡名誠為太過謚曰恭可也博士曰謚之美惡宜取其大者今司徒之過顯雖有疇昔之善不能掩也公昔日屢疏其短今而誄其善何前後之不類也公曰宰相越法予為中丞言之職也死者美惡予在太常謚之當以至公豈可挾一時之事而廢其平生之大節乎復持議如前請於

朝覆議者數四卒以公言為定其持心平恕如此臨事周慎譙畏又過人遠甚自歷兩禁至登二府四方問訊有非時至者輒藏去不啟封曰此必有求於我自度不能副其情不若勿發之可也亦不妄與人緘牘或必須為之無高下親疎皆手書親筆雖疾病亦不假請於人書體極端楷嘗謂章草近於輕倨故不好也非公事稀歷權要之門至於儕輩往返亦有時故在朝與相親者無幾人一受之知造次不忘於心初聞吏部張文孝公奭

哭之終日不已子弟疑而問之答曰吾立朝未嘗有推引者惟張公拜觀文殿學士日表我自代此知我者也今亡矣故至於傷慟耳於相知猶爾於朝廷可知也性尚清簡自少惟讀書為文餘無他好嗜如音律棊射書畫一無留心者晚年亦稀復拈筆文章論議則平昔所學皆自足用其所接賔客惟儒生士人其外技藝緇褐卜祝輩無一及門者居無事時獨坐一室移晷不出妻子亦罕見其面尤惡談人是非有來言毀譽者則答以

他語去乃指謂人曰巧佞之徒宜禮而逺之慎不可聽其言也接人簡約不事屑禮或時供具酒不過七行家人以為不可公曰古人三爵吾已過之何謂不可素不善治生産在貴近日久所得俸賜甚厚隨入隨費婚姻喪祭外則以均贍宗族故舊家無餘貲室無玩好京城無善邸第後房無姬媵其所以奉養之具兒若寒素或勉以為子孫計者公曰吾於子孫豈不足耶幼而教以詩書長而任以官爵若兒曹但能忠於君孝於親義於

宗族廉於公家不為姦欺憸佞之行守此足以保數世安佚也及還政家居惟幅巾野服與賓客談醫藥修餌之術不復語他事其風尚可見矣公累階朝請大夫勲至柱國封爵為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實封六百戶公仕宦過三十年未嘗有毫髮玷議論多闊畧細故務全大體所上章奏無冗長虛飾之辭其言至質畧而意主切當奏對語直而實故人主以朴厚目之以此頗見信納前後八被詔慮囚徒開引情實白於上前

有自殊死而得未減者多矣平生善薦士得人最多其
薦御史得今中丞唐公介大章吳公中復皆一時之傑
自餘顯薦密啟者蓋又多矣屬文簡重不務刻摘章句
於訓辭尤為得體慶歷初夏英公自蔡州以樞密使召
至之諫官連疏其短追恩命移亳社上表自辯付學士
答詔諸學士皆難其辭公即取筆作草上之有圖功効
莫若罄忠勤弭謗言莫若修行實之語諸公服其切於
事而英公銜之尤深至語所親曰吾於孫公素無嫌而

批章見詆如此公聞之亦不為悔其他大手筆則有升祔獻懿二后赦文初追蕘仁宗讀之至於為天下母育天下君不迨九重之承顏不及四海之致養言念一至追慕增噎上為欷歔稱歎者累日又奉詔撰冦萊公旌忠碑丁文簡公崇儒碑皆叙事明白氣格渾厚自成一家之體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公娶太原王氏封壽安郡太夫人同郡大姓也三姊皆適豪族生子者又相聘娶公以儒者獨不得繼好及貴三家始來求婚公亦不

拒之又為之保任其子孫入仕者兩世於鄉人益稱其長者公少孤兄弟群處惇睦尤至他日析居公盡推美田宅與兄弟惟取其薄惡者曰數口之家得此足以奉先人之祭祀矣與朋友交得喪休戚一以均之初舉進士特厚善同郡宋輔洎拔州解同時東上至長安輔以疾不能興公亦留此為診醫藥過旬浹輔曰試日甫近君當亟往無以我為累也公曰與君偕來義不得先行君若罷舉我亦與君俱西矣又數日輔疾愈遂俱行並

擢第此又見其内行之有素宜乎天爵茂而時寵優也子男四人長珏國子博士次佑甫大理評事早亡次喆次林並太常寺太祝女子四人長適戎州僰道縣尉蒲獻卿早亡次適太子中舍彭敏行次適尚書都官員外郎勾諶次適太常寺太祝宋奉國孫男七人三為京司一為試銜官三未仕孫女五人二已出室三尚幼男子皆謹厚能守家法女子俱從名家仕族可謂有後矣頌獲遊公之門有年矣又嘗辱稱薦於朝以恩舊故熟聞

公緒言美行又得諸孫所録遺事甚備謹紬始末直書
以上有司治平二年正月日具位蘇頌狀上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五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六　宋杜大珪編

孫宣公奭行狀　宋祁

孫奭字宗古年七十二歲公之先本樂安望姓後子孫有徙古博平者墳墓託焉遂為博平人公幼好書術不事産利夙儒太原王徹以五經教授其徒數百人公往從之游及徹卒有從公質正謬惑者公厚謝未答久之為言其意義據深切人人厭服於是徹門下生悉從公

以終業故其鄉之粹然仁者愛之其里之肆然暴者畏之會州將少文憎忌儒服公不見禮違之汶上樂其風土遂貫籍焉頃之吏上計文即偕西遣端拱二年擢九經高第釋褐主莒縣之簿代還上言願以本經試最有司言學有師法於是以廷尉平直太學為講員太宗幸上庠詔說尚書說命三篇動容稱善且歎曰天以良弼賚商朕顧不得若人邪因賜公緋衣銀魚用是明年劾免大丞相以郊禮及真宗嗣位再除至殿中丞又侍講

論諸侯王邸賜三品服會詔百官轉對公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擢龍閣待制大中祥符初議封禪四年將祀汾陰公上疏言其不可者有十上遣内侍就問公又疏伸前說俱蒙嘉納六年遂下詔用開元故事欵瀨鄉奉太清之祠公上疏引唐明皇以為言天子雖嘉其意然謂稽古擇善何常之執更為解疑論以示羣臣始尚書公年耆德茂重去鄉梓公至是上言不勝父子之情願歸田里盡溫凊之報詔不

許又奏願守一郡以便瞻省制可之乃守高密居部二年拜左諫議大夫罷待制之職還臺糾察在京刑獄祥符之降也始名天慶先天降聖爲盛節詔天下飭齋合燕費且不貲公建宜罷以省浮用書奏不報未幾出知河陽天禧末縣官度用財力稍稍減郡國祠醮終如公言郊祀恩改給事中公連年自表以尚書公年九十按禮家不從政据令許解官侍養帝覽奏歎息詔丞相府曰孫某或請急過家及欲近郡則聽之乃就徙兖州明

年改元乾興眞宗之後元也其三月今上即位例遷工部侍郎八月驛召公還拜翰林侍講學士俄知審官院仍判國子監復知通進封駮事兼羣牧使會修先朝實録以公有舊臣多聞羊舌肸春秋之習命參其典領尚書公寢病也朝廷知公孝特許乘傳視疾再宿至汶上實錄成就遷刑部及尚書公齊終公孺慕癯毁尋詔奪服公固願終喪上命貴臣敦喻公不得已還都復舊官頃之兼判太常寺及禮院再知審官院以久次授兵部

權吏部流內銓又兼龍圖閣學士賀茶轉貨法久而弊計臣欲揵囊槖推浮淫實緊叅定以興長利初公之勸講也往辟亂亡臨文始為諱有可以規益順諷者必誦為上言之掇五經之切治道者為經典徽言五十卷奏御繪無逸篇為圖顧置便坐為位宁觀省之助時毋闕輔政五日一御事公因言古之帝王朝朝暮暮未有曠日不朝者也陛下春秋鼎盛宜日御前殿見羣臣發揚健粹覽照治本而上方奉養長樂故謙讓未皇也於

是公年七十因請閒祈致所事上章者三皇帝與莊獻
太后特御承明殿存諭數四公頓首且言勸道無狀以
暮日希遠途恐不能自還無以塞責乞全首領為陛下
之賜因泣數行下上亦惻然猶詔公與今龍圖閣學士
馮公元講老子三章又命今禮部尚書晏公殊讀唐史
是日各賜帛一百疋後數日制詔報公果不得謝更求
近郡上乃從焉改工部尚書以本職復為兖州且命須
小會畢乃得辭待禮復數月請行數矣乃宴於太清樓

樂閔上出御飛白書宰府樞臣大字軸各一學士以下小字軸各二惟公與文元大小兼賜焉朝廷榮之並詔賦詩述所以優待師臣之意明日詣承明謝且陳將奉違帷幄上亟命取老子講如前章既罷仍有具衣釘帶材馬之錫及治行也又宴瑞聖園就覠御製詩一章復詔近臣為詩以餞議者謂漢疏受桓榮喧赫龍光不克過之明年耕籍改禮部公為政多惠利嘗奏復濟瀆故道渫其鍾水濟鄆之田徼公其魚所至興儒學教導不

純用法律有足大者事皆責丞史掾屬總綱目而已人
皆宜之不見為治之迹明年以病自乞上知不可奪乃
聽遷太子少傅歸老夏五月疾篤戊子移居正寢命子
孫曰明日午中吾當逝矣且吾在仕途四十年訖無悔
尤乃令奉遺體終牖下君子其以我為知命口占遺奏
初不以家事為言又謂子瑜曰逮吾屬纊當無内姬妾
獨若與諸孫在㡲不死於婦人之手己丑如期而薨訃
聞天子廢朝震悼以左僕射策書驛告其第延其賞於

子及孫二人焉瞷贈稱之士之仁且賢者莫不相弔黴
數令名洎終益榮夫人天水趙氏以平原郡追啟湯沐
三子曰瑤仕歷司虞止員外曰琪止衛尉丞曰瑜今為
殿中丞息女三長適高平范昭季適昭弟曙仲適瑯邪
王景仲蚤卒公於學無不該總精力彊記絶人遠甚以
其為禮莫大於祭故受詔次闕　興以來郊廟容典為
崇祀録祭莫尊於天故本其六名實則一帝是康成排
王肅彷徉千載貫諸儒之論為南郊奏樂莫盛於雅故

衰翁萬同律為樂記圖孝莫重乎喪故援古塞違為五服制度五經之學章句數十萬後生佔畢厭苦其說故作五經節解删去盈辭又請以劉昭後漢志裨范曄之闕尚書釋古文以檢考今文謂孟子附聖立書莊周根道德之論律有學科宜並刊布又同定論語爾雅義疏皆鏤槧亟久唐明皇删定月令自竄新意其事淺而不篤公乞復康成舊註還其篇次議雖中格禮家韙之在內閣也眞宗賜歌詩俾之次韻公屢辭不聽乃有賡載

集資質詳審進止如有寸尺無儳言遽色接誘士類侃侃如也或以奇衺怵之則玉色山立不得而撓然志尚隱約器服塵素不徼福於神不愧辭於人善推已以恕物不格物以已長讓夷損怨稱為長者尚書公之疾革也公舐潔其面以代頮御未始就子舍褫衣帶養者以為難安車之還也日延鄉老道舊為樂先時邑子或從公家宰貸息錢濟劑券紛紜酒酣公命折而焚之凡散數百萬其推轂士不進不止成就諸儒甚衆而馮公元

諫議大夫孔公道輔尤顯公為內閣馮甫從初命入太學不十年抗茵憑侍金華與公同列云至於日月獻納便宜施行者存於有司伏青規秘皂囊則詭辭焚槀外無知者嗚呼公有黄中通理之才服勞累聖發舒事業既光大矣第不登三事驀九德寧天啬公藴而不使盡邪將人匱公賜而弗及庇邪知與不知咸為公恨卜窆有日節惠兹在敢摭雅行告於有司謹狀

馮侍講元行狀　宋祁

馮元字道宗年六十三公之先始平人四代祖官廣州唐末闗輔亂不敢歸而劉氏據南海僭斷士人故三世食其禄太祖定交廣公之禰本劉氏日御國除始為王官授保章正老病免遂占數都内公少嗜學保章君不欲公疇其業使從故僕射孫宣公授五經大義又友博士崔頤正逮冠彊立博覽外嘸嘸若不足中敏力甚自經典詁訓祖襲師承穿穴莛楹皆能駕其説寖美翰為詞章黙而有沉鬱之思出入服褒衣習矩步如大賔祭

鄉人化其謹至以俚語諺之不妄交游惟樂安孫質吳陸參譙夏侯圭相友善三人皆直諒而材故號四友家貧盛冬無薪燎夜輒市瓶酒與圭對經研榷一再酌以自溫或達旦不瞑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由進士調臨江縣尉再朞罷會講員缺詔冬集吏能明經得自言試可公往應令時諫議大夫謝泌領選精果有風鑒見公儒者嘻笑曰吾聞古治一經至皓首生能盡善也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可矣謝奇其對因抉經義疑晦者廷問

叅詰公條陳詳諳言簡氣愿謝抵掌嗟伏即日聞上授
國子監直講由是名震京師公卿大夫家争欲屈公授
道者久之遷廷尉平又兼崇文院檢討其八年程覆俊
選公待詔殿中帝讀易至泰卦命説其義公既道繇象
云云因本君臣感會所以輔相財成者帝恱賜五品服
稍親近之禁中建龍圖閣庋藏祕册置學士待制等員
為縉紳譽處時帝用尚書工部郎中李虚己兵部員外
郎李行簡待制是時公仕資淺故以太子中允直閣直

閣葢由公始數名入與二李賜清間説易盡上下經帝
嘗稱公誦説通而不泥言外自有餘趣非專門一經士
也俄改三品服天禧元年以諫議大夫假節使契丹還
遷太常丞兼判禮院吏部南曹先是今上在儲闈帝欲
得肅艾長者使之勸學訪於宰相時太尉文正王公以
公對或者謂公年差少罷不用更用博陵崔遵度四年
遵度卒帝即擢公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代其任他職
如舊初文正聞公名而未之識一日名至第先使諸子

質經義密視其人淹粹亮恪乃自見之授其老子他日令詣府與執政衆試已而為帝言數矣故公之顯文正力焉公由孤生挾儒術進出入十餘年錡玉華綏與諸儒獻歌頌數得進見兩宫所以褒禮賜予尤渥便蕃光明為時宗國器當世休之今上嗣位改尚書工部員外郎升為直學士兼侍講未幾孫宣公亦入露門執經遞進公得孫同列以為寵孫得公亦自以知人為多兩人提衡諷道上益嚮學俄兼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

兼門下封駮事天聖元年判登聞檢院明年判國子監三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同知貢舉時天下偕計參倍公協力程綜片善必録雖鈎摭臬平不計其公未幾正為學士當是時天子念先帝盛烈裁績信書為一王言故貳卿中山劉公筠今資政殿學士常山宋公綬丞相頴川陳公同領史事已而丞相為開封府浩穰劇三輔乃罷史官諸公亟以公請詔從之書閱兩朝論次筆削者衆至是襃懲謹嚴近古風烈矣其十一月燎祭南郊為

鹵簿使七年名入翰林為學士凡三禁職皆天下選而
公兼有且優為之又判尚書都省俄為三班院歲餘改
吏部郎中八年以國書成進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九
年為吏部流内銓兼羣牧使明道元年十月既考室謝
享宗廟又為鹵簿使以赦令例遷給事中明年耕籍田
使任如廟禮俄為莊獻莊懿二太后園陵鹵簿使前此
莊懿之未祔也塴都城右郊公嘗假鴻臚護其葬及梓
宫之遷斥土沮濕近戚詆公監視亡狀十月觧翰林學

士及侍講二職出守河陽辭得見上但頓首引咎自請治郡滿三年奉計以報會太學官屬叩丞相府上書留公柄臣悔欲弗遣公固願行到部以清靜稱不作條教令左僕射王沂公自洛師入覲為上言馮某東朝雋老不宜以纖芥棄外上亦意合即日馳傳召公景祐二年春二月至自河陽改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兼知審官院復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公既還朝自以羽翼舊人身託勸講宜出入諷議不苟默而已乃獻金華五箴弼

違告猷詞兼婉切上納其戒優詔答之會上留意雅樂閔經文殘缺規創大典夏四月詔公領修樂書俄復為南郊鹵簿使管祥源觀事明年七月書成上號其書為景祐廣樂記特遷戶部賞勞也公素有蹠盭不堪趨拜四年春病寖劇告未滿三月會小瘳公自力造朝未幾病復甚氣上逆害言語後四月戊戌終於正寢上聞訃震悼以本曹尚書告其柩賻錢三十萬絹百匹醪米牢具稱之愍賵之所以優加君臣之際深矣公之配夫人

周氏封臨汝郡無息以兄之子大理評事諲為嗣公歿夫人命諲以衰絰即次於殯東會詔到門問公親屬夫人即表公遺命詔可擢諲衛尉寺丞諲子二人釋褐並為將作監主簿卹孤厚忠之恩乃如是是其德已侈大哉公自褫巾至捐館進階及勳各六詔爵五封戶五加而再實其食如今署焉志閑素恬於仕進無表襮之飾雖當路諸公率賀弔一與衆往異時不造也門無雜賓惟經生朔望承問及搢紳道義交數人而已接士以禮

雖新進後出與之鈞終日談便便惟謹無戲言惰色是以受詔八主戎客於都亭館由慎恪以得之不呼僧及道士嘗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按禮變服未始為世之所為齋薦者惟卒哭後遇祭日與數門生誦說孝經而已罕語浮屠氏亦不誦言排訾之熏蒿禳禊可以動氣焰者皆不近不問家產增狹晝治官事夜還讀書暬御亦簡其面故能多識博練自臺閣文書故新品式叢夥紛厖有所咨訪者咸能記之太學禁閣容巨三局閱二

十年仍其任本公不愆不忘故也尤精易及揚雄方部學初公七歲母夫人令授易是夕夢公吞紺蓮夫人旦而撫公曰兒善讀此後必貴顯真宗果以識拔晚年愈刻志率三日一讀又欲為子雲諸首作章句且患宋衷陸績范叔明宋惟幹漫漶舛馳思盡黜之最後得唐王涯註以為差近先作釋文一篇欲遂因王說而補正之亦終不果公嘗預注先帝集同修鹵簿記校後漢志孟子及律并義疏釆獲是正多得其真同修玉牒分撰國

朝會要未克就生平著述無編次家人捜攟得數百篇清緻平粹及在禁署益遹雅務為温純而采加焉居三城作詩百餘章推已指物曠而不怨有雅人餘風性寛厚多恕當官下未嘗以罪平鐫吏吏亦畏其明而安其仁樂道人之善好與人為善每議事不肯自意出大者薦之二府小者與其屬聮請頗多不可紀公一無建白者其遠名若此然内剛有守不流於衆初善音者取上黨黍縱累為尺因裁十二律以獻遂改大樂鍾石以合

其私老師宿工者首鼠不敢議後有建言其非者上未有以決遣中人即太常下舍問公新樂以縱黍定尺寧有非邪公即摘班固律歷志唐令兩說付中人因對古者横黍度寸今以縱亂横其法非是中人馳入明日上坐邇英閣語公曰向考正大樂患在寖高而急今也下而緩二者不得其中失在律卿言是矣因出横黍新尺示羣臣比縱尺差二寸一分而弱以校衡斗皆不讎當是時微公言幾無發其謬者假有之果且不能取信於

上傳曰仁人之言固博而利歟公前殁三日屬於一二僚執曰吾仕願素足今無一私以干縣官惟是窀穸累諸君已而得遺札之文諄諄納忠訖無他語用是中外尤痛惜之公友隴西李公淑敕故吏相諗以終事嗚呼公有佐王之材不自顯雖持橐珥筆在省户為名命訓辭所出裁十二三使公當其時稍自崖異不難於進益發素藴幸而十四五且次入衡弼不為娑娑連蹇如今章章矣雖然命有屈於公公無不慊於道使素槩清埃

奮厲無窮薄夫敦夸夫懼百世之後呻簡想風者以輩
魯臧文仲漢賈誼董仲舒此彼相易寧有失得間耶某
曩以胄筵儀範刋綴音典皆為公屬及此緒訓又叅聞
之故公治行之全頗獲詳究今日月有期矣官在三品
法當得謚謹用第述上於有司節惠受名請遵故實謹
狀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六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七　宋杜大珪編

蔡文忠公齊行狀　歐陽修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為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令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説試禮部所奏士讀至

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名其髙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考然後賜第一及公名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原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為明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寛獄訟為之不寃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偽税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耶是為政者之

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濉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名試時大臣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月不得名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名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為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拆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眞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堅已而

冦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己連黜公歸歎曰吾受先
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
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
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判流内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戸部度支二副使轉動輕
車都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
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宫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
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戸太后修景德寺成

詔公為記而宦者羅崇勲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叅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勲怒譏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為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叅知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饑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饑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為一千

階朝散大夫名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内銓遷給事中勲護軍増邑五百為千五百户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為太后垂簾聽政議决名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宫中復為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為飛語者内侍省得三司小吏鞫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

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公以謂謬妄之説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定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戸五百為二千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為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徳且以求生宜納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部苟散入山谷當

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為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為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勲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為后公爭之以為不可自辰至巳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横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為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趨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

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駭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三年頻表解職不許遂罷以戶部侍郎歸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勲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寳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於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

朱寀至賴賴之吏民見寀泣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為曰此公之迹也其為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如楊偕郭勸劉隨龎籍叚少連比比為當世名臣公為人神色明秀鬚眉如畫精學博聞寛大沉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蒞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令為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孫待制甫行狀　　曾鞏

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公諱甫字之翰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進士及第為華州觀察推官華州倉粟惡吏當負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公公令取斗粟舂之可弃者十才居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弛負錢數十萬而已紘以此多公薦之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樞密直學士杜公衍奏知永興軍司錄遷殿中丞樞密直學士張公逸

奏監益州交子務還太常博士慶歴二年杜公為樞密副使又薦之得試為祕閣校理三年改右正言知諫院因災異言應天所以譴告之意者在誠其行有誠矣所以順天者在愛其民於是遂斥浮費出宫女除别庫之私以寛賦斂初李元昊反河西契丹亦以兵近邊謀棄約任事者於西方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土兵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群盜張海郭邈山等刼京西江淮之閒皆驚是時已更用大臣又令天下益禁兵公曰

天下所以大困者在浮費而兵為甚今不能損又可益之耶且兵已百萬矣不能止盜而但欲多兵豈可謂知所先後哉不報於是極論古今養兵多少之利害以聞語詆大臣尤切既而保州有兵變朝廷賞先言者公以謂有先言者而樞密院不以時下不可以無責天子曰某吾方倚以治也不可使去位公猶固請議其罰邊將劉滬謀立水洛城與部署狄青尹洙議不合違其節度遂立之青等械繫滬以聞公言曰城之所以蔽秦而通

秦渭之援宜不廢其功而赦滬之罪輙遂從公議燕王薨大臣謂用不足欲緩葬公言曰燕王上之叔父葬不可以不如禮又言後宫事又言宰相罪當罷皆行其言上既罷宰相而用某為叅知政事又言某不可任以政天子難之因求為外官而是時朋黨之議亦已起大臣相次去位公上書論爭語尤切已而奉使契丹還遷右司諫知鄧州徙安州又徙江南東路轉運使又徙兩浙遷起居舍人尚書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陜府簡厨

傳之費陝人安之鄜州歲時以酒相慶問公命儲别藏備官用一不歸於已至今遂為法徙晉州近臣過晉夜半如城欲入公曰城有法吾不得獨私終不為開門徙河東轉運使賜金紫入為三司度支副使輸物非土有者公為變其法使之代輸至和三年遷刑部郎中入天章閣為待制遂為河北都轉運使疾不行又兼侍讀嘉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卒於位公博學强記其氣温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復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

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視其家初未嘗蓄書益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其居官於其大者既可知也於其小者亦皆盡其意公雖貴而衣食薄無妾媵不飾玩好不與酣樂淡如也時從當世處士講評以為遂其好而客或造其席者與之言終日不能勢利及也其於人少合亦不求其詳所與之合亦不阿其意蓋公與河南尹洙相友善而尤為杜丞相所知慶歷之間二三大臣又與公同心任事然至於論保州之變則所指者蓋杜公非

益兵之議則所詆者蓋二三大臣至於城水洛也又絀尹洙而伸劉滬其不偏於所好如此然已而朋黨之議起大臣多被逐公之爭論尤切亦不自以為疑也噫可謂自信獨立矣可以觀公之行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篇以謂已之所學治亂得失之說具於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殁有詔求其書公享年六十其先開封扶溝人至公之祖徙許之陽翟今為陽翟人母李氏長安縣太君妻程氏某縣君子宜滑州觀察推官寔寘皆將作監

主簿宜等以狀來屬鞏謹序次其實可傳於後世者如此謹狀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八　宋杜大珪編

韓忠獻公琦行狀　李清臣

韓姓出晉卿獻子之後國於韓秦滅韓子孫分散以國為氏棐公所為家譜推其先世功行爵里至於八世有次序曰遠祖居深州為博陸人八代祖朏為沂州司戸叅軍生洹為登州録事叅軍洹生全為處士老博陸全生三子曰乂賓曰文操曰存乂賓生定辭昌辭文操生

隱辭晦辭審辭存生正辭又實仕為成德軍節度判官
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以唐光啓二年終鎮府
立義坊之私第以龍紀元年葬博野縣蠡吾鄉之北平
原其子昌辭為坡城縣令以天復二年三月終於眞定
以天復三年七月葬蠡吾以晉天福二年祔夫人張氏
改葬趙州賛皇城之北馬村是為髙祖昌辭生一子瓆
終廣晉府永濟縣令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齊國
公夫人史氏追封齊國夫人始葬相州安陽縣之豊安

村則公曾祖也璆生公之皇祖構仕本朝為太子中允知康州終于治所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燕國公夫人李氏深人義之女晉相崧之猶子追封燕國夫人皇考國華諫議大夫卒建州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為時勞臣國史有傳慶歷五年葬安陽縣新安村尹洙師魯誌其墓今富鄭公為神道碑載公事業甚詳夫人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紹威之孫追封魏國太夫人公之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覺之女追封秦國太夫人由五代祖

以上皆葬蠡吾惟高祖葬贊皇由曾祖以下皆葬安陽故公為相人公之八代祖以下遭亂雖仕不顯而皆以儒學行義世其家皇祖有功有徳用不極其器一時有識咸謂慶必在後公生泉州將生秦國有異夢晨有釋子狀異服怪不知其所從來忽詣門曰是閭有竒兒毋失護視忽不見公既長朴厚不浮少嬉弄視瞻步履端正而中甚敏所學不用力而過人性淳一無邪曲孝於其母悌事諸兄皆不教而能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公二十歲名在

第二授將作監丞同判淄州侍秦國之官踰年秦國亡哀毁過禮服除遷太子中允又改太常丞集賢院知左藏庫徙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時高科多徑去為顯職鮮肯勤吏事公獨視獄訟決曲直終日坐府舍不倦府君王博文固已奇之曰志異常人此大器也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景祐三年求外補得知舒州留不行以右司諫供職勸上明得失正朝廷綱紀親近忠直放遠邪佞時災異數見宰相非其才參政事者喜言譃望輕無所補或私名器用

之中書事擁不決公屢上疏數中書不法事疏寢不報則乞出疏示中書勅御史臺集百官會議決正是非論既堅卒罷執政四人者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此章獻明肅餘弊也不可不止王曾蔡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上納其說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未幾同議雅樂知胡瑗阮逸鄧保信黍尺鍾律之法出私見

乖戾古制奏罷之仍用王朴舊樂公為諫官三年排斥權倖數稱進名臣杜衍范仲淹等補時政之闕七十餘疏凡數百事施用者十常七八朝廷寵其盡言累欲用公知制誥人以謂公公曰吾乃以言責取利耶議亦中寢假右司郎中昭文館直學士充接伴使發解開封府舉人與三司同定茶法為契丹正旦國信使還朝同三司省國用轉起居舍人知諫院寶元二年擢知制誥知審刑院益利路歲饑為體量安撫使加三品服蜀地號富饒産金帛紈錦中

州歲仰給有司乘便刻取賦徭煩重諸郡設而買院收市上供物不以其直公為輕減蠲除之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饘粥濟饑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李元昊初叛兵鋒銳甚中國久不知戰人心頗恐士大夫多避西行公使蜀道潼陜歸奏事便殿上問西兵形勢公具以所聞對上謂曰朕比憂乏人按邊卿其為朕往授陜西安撫使趣上道公勇欲自効馳至延安則羌已解圍去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公輒選

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議檄諸郡
守城郭如河北始設烽燧以候虜先是大將劉平戰北或
誣其叛去遂錮守平妻子具獄河中府公力辯白釋之錄
戰死者賻卹賞贈邊臣皆勸范雍守延州朝廷以為不能
欲以趙振代公奏曰振麤勇可使摶戰非謀議守邊材願
留雍以觀後効無已則起范仲淹為可臣為國家憂非私
仲淹也若涉朋比誤陛下事當族慶人陳叔度等陳邊防
策既而補官東南公奏曰忠義憤懣為國獻計雖稍收用

乃置於僻左實羈縻之非所以開示誠意來人才也又奏罷卒馬令以寛民力及裁處他利害甚悉上益知可辦大事康定元年五月天子命夏公竦都護西師開府於永興軍而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陜西經略安撫使同管勾都總管司事未幾遣學士晁宗慤入内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公曰如詔意為便不則元昊聚兵出不意攻我我倉卒赴敵必敗合府爭曰承平久不習戰羌寇暴起今兵與將未訓講其可深入客鬬乎願謹關塞以歲月平之公所論

不得用使持奏還而元昊掠鎮戎軍偏將劉繼宗逆戰果不利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衆復守舊議公曰軍事雖可擇便宜行之然大計亦不當固拒乃劃攻守二策求中決公馳驛奏闕下上許用攻策已而執政以為難公不得已獨上章曰元昊竊數州之地精兵不出五六萬餘皆婦女老弱舉族而行我四路之兵不為少分戍數十城寨彼聚而來故常衆我散故常寡每遇每不敵是以元昊能數勝今不究此失乃待賊太過以

二十萬重兵惴然坐守界濠不敢與虜确臣實痛之顧更命近臣覘賊之隙如不可不擊則願不疑臣言奏雖不下知兵者以公說為然公往來塞下勤苦忘寢食期有以報上出按屯至涇原聞元昊乞和公諭諸將曰無約而降者謀也宜益備不可懈弛遽調兵瓦亭兵未集賊果鈔山外公指圖授諸將曰山間狹隘可守過此必有伏或致師以怒我為餌以誘我皆無得輒出待其歸且惰也邀擊之而裨將任福王仲保狃小勝數違制度

公遣府吏耿傳就詰責不從則又檄福曰違節度有功
亦斬任福猶進兵遇伏遂戰死嫉公者乞置公大罪後
大帥使收餘兵得檄福衣帶間封上之安撫使王公堯
臣亦以實奏朝廷知罪在諸將止左遷右司諫以職知
秦州數月還舊官仍進禮部郎中兼秦隴鳳翔階成州
路駐泊步軍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沿邊招討等使公在
秦增廣州城以保固東西京招輯屬戶益市諸羌馬討
殺生羌之鈔邊者厲兵以待賊訖公去秦賊不敢窺秦

塞為盜慶歷二年陜西四帥皆改觀察使公為秦州觀察使曰吾君憂邊臣子何可以擇官獨不辭十月遷諫議大夫復為樞密直學士十一月充陜西四路沿邊都總管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屯涇州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公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内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既任事久歲補月完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於軍中將亦習

關識形勢每出輒有功勇氣倍於初時公方建請於鄜
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為一軍軍雖别屯而耳目相
通為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困
撓其國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隳則平夏兵素弱必
不能我支矣下視興靈穴中兎耳章既上又與范公定
謀益堅而元昊黠賊知不可敵亦斂兵不敢輒近塞公
與范公在兵間最久兩公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樂為之
用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仁宗知公久勞於

外遣使密諭旨曰卿孤立無人援薦獨朕知之行名卿矣明年春與范公同名拜樞密副使公自請捍邊至五表不聽既至與范公仲前議同决策上前期以兵覆元昊會夏國送欵公謀不果用范公每恨齟齬功不就故作閱古堂詩叙其事傳於世邊事雖欲講觧元昊猶上書邀朝廷其輕者欲自建元為父子呼兀卒及令我使與陪臣為列二府遽欲從之公獨謂不可許數廷議衆尚不從公持之愈堅故晏丞相至變色而起公守所

見不易卒殺其禮如公言時仁宗以天下多事急於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又開天章閣賜坐咨訪急務公條九事大略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豊財利抑僥倖進有能退不才去冗食愼入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人已側目不安二府或合班奏事公必盡言事雖屬中書公亦對上指陳其實同列尤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蘇舜欽坐會飲奏邸言者欲因緣舜欽事以

累一二執政彈劾甚急宦者操文符捕人送獄士人為之紛駭公從容奏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若是陛下聖德素仁厚何嘗為此耶上悔見於色又近臣奏王益柔為傲歌乞誅公因奏曰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也上悟稍寛之富鄭公安撫河北還至都門命守鄆公奏曰朝廷聞北虜點兵弼以忠義請行事畢歸奏去京

師咫尺胷中籌策不得一陳於陛下之前乃責補閑郡
四方不聞其罪曽無一人為弼言者臣竊為陛下惜之
累上不報前此陝西帥鄭公戩以劉滬董士廉城水洛
涇原守將尹洙狄青謂非便詔輟其役會戩罷兼涇原
路二人猶城之青欲斬以徇不克戩論救於朝朝廷薄
滬士廉罪公曰二人者實違詔爾可無罪列十事辯析
後士廉與二人者詣闕訟而柄臣為之左右又屬公與
當時有名大臣攺更天下敝事僥倖者憚之故富公杜

公相繼罷去公亦懇求補外除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又知眞定府兼都總管四年間連易三州所至設條教葺癈庳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悌愛慕之如父母移知定州事兼都總管本路安撫使定州久用武將治兵不知法度至於驕不可使明公鎬引諸州兵平甘陵獨定兵邀賞賚出怨語幾欲謀城下公素聞其事以為定兵不治將為亂既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横軍中尤不可教者捽首斬軍門外士死國賻賞其家養

其孤兒使繼衣廩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為可用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竊取人衣屨或飲訖不與人直至定即留不遣曰保州極塞嘗有叛者豈可雜以驕兵戍之易素教者數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一府裨佐如狄青輩熟聞公平日語見其施為後亦皆為名將歲大歉為法賑之活饑人數百萬詔書褒美鄰城旁路剌取其政以為

法視中山隱然為雄鎮聲動虜中加資政殿大學士禮部侍郎又加觀文殿大學士俾公再任皇祐年受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入境罷前帥所興不急之役奏逐怙勢不法官者廖浩然契丹呑蝕邊地公遣將蘇安靜抵境上名酋豪與語曰爾移文嘗借天池廟則皆我地何可得壞國信義侵淫詆讕我邊臣也為天子守此土勢必與爾辯契丹理屈遂歸我冷泉村代州陽武寨舊用黃嵬山麓為界戎人侵不已公又

遣安靜塹地立石限之自此不敢耕山上後公為樞密使使人蕭滬吳湛來以辭受館伴使張昇曰南北地界多相冒如黄嵬山則可今已置不辯顧後謹封略昇欲勿受公曰彼辭服矣受之勿失異時或有地界為爭端此得以為據昇受之祖宗朝潘美為帥避寇鈔為巳累令民内徙空塞下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州寧化火山軍廢田甚廣歐陽公修嘗奏乞耕之為并帥沮撓久不行公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若舊迹猶存今不

耕適留以資虜後且皆為虜人有之矣遂奏募弓箭手居之得戶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屬城歲發防秋兵至河外人病遠餉公曰寇來可前知奚防秋為罷不復遣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公為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為恥屬疾上旄節乞守便郡命以節度使知相州民遮留不得去至發橋塹道行六七驛知不可留乃還守相踰年疾既愈名為工部尚書三司使上道除樞密使公以皇朝百餘年祖宗以征伐平

定中國外臨制四夷機事歸樞密府文書藏於吏舍朽蠹散亡為可惜奏擇吏整比紀次之多得三聖親筆見其神斷及四方兵要根本為六百八十卷則制祿令驛令使有成法三司吏不得復弄文移為稽故賕賂自絶迄今以為便請稍出內帑錢糴粟數百萬實邊備建遣郝質王慶民度藏才三族故地命郭霤復城為豐州與麟府相為羽翼瞰契丹夏國相通之道嘉祐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習舊獘每事必

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出去取所欲與一日舉用之所不決欲行或匿例不見公令删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為綱目類次之封縢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始知賞罰可否在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於其間又編中書機密知樞密院舉督天下吏職嚴京師司察不職者及貴臣挾持放縱有罪無所貸以懲廢弛之風陰消宦者權又議試補宗室外官興學校變科舉别考五路貢士雖不行其後頗如

其說公自為宰相即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制作完備天下士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列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之士莫自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𫎇享赦事多便民者諸路舉學行尤異敦遣詣京師館於太學試舍人院差使受官立柴氏後為崇義公法春秋存亡國繼絶之義擇才臣詣四方寬恤民力籍戶絶田租為廣惠倉以廣賑恤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摹方書賦藥物以救疾病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

卒吏課載定令勅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人愚民得無陷大罪議者以謂近於三代之仁義多公所論議施行六年八月進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時朝廷閑暇内外豐樂百官有司各得其職四民不失業幼弱遂老疾養外夷賓服天下稱太平矣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為憂雖或有言者而大臣莫敢為議首公數乘間奏乞選立皇子他日復進曰國繼嗣天下社稷根本天下元元之命

繫於此今不早定曰復一日愚臣竊為寒心陛下置天
下之民於仁壽安樂四十一年矣惟萬世之業何可不
慮臣備位冢宰思所以報陛下為無窮計宜莫先此上
顧曰後宫一二欲就館卿其無亟后誕育皆皇女一日
挾孔光傳進對曰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嗣已議立
帝弟之子定陶王為皇太子成帝中材常主猶能之以
陛下之聖何難於此哉太祖為天下長慮福流至今況
宗子入繼則陛下真有子矣盛德大慶傳之萬古孰有

踰陛下者惟陛下以太祖心為心則無不可矣仁宗感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力辭宦官宫妾勢未便中外皆為危之公復啓曰陛下屬之以大任而不肯當蓋其沉遠詳重識慮有以過人非有他也事猶豫不决招讒慝生變故且名未正則尚得以辭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得復揺矣仁宗欣納曰如此則宜乘明堂大禮前亟立為皇子乃名樞密大臣諭其事大臣或愕曰此大事無遽上顧曰朕意决矣誠如此臣敢為

天下賀又名學士為詔書學士亦請對然後進藁英宗既為皇太子尚堅卧公又奏曰今既為陛下子何所間哉願令宫人就諭旨及本宫族屬敦勸上如其請先帝始就慶寧宫會仁宗弃天下平旦入預主大計英宗即皇帝位宫門徐開追百官班宣遺制衛士坐甲諸司幕廡下治喪人情肅然日至巳午市肆猶有未知者公性厚重未嘗名其功其門人親客或燕坐從容語及立皇子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神德聖斷為天下計皇太

后母道內助之力朝廷有定議久矣臣子何預焉故一二大事天下莫知其詳充仁宗皇帝山陵使述仁宗遺意省浮費人不勞而辦使還累辭位不許英宗初即位感疾公日至寢門執丹劑跪進君臣相知凡公所進納而不拒既退則立簾下以至誠大義上慰慈壽宮鎮壓憸讒妥安內外英宗疾已平遂請日視朝前後殿整素仗行幸祈雨幸宗室喪以釋衆疑民望見車駕出咸感涕相賀曰吾君貌類祖宗真聖主也慈壽宮聞之喜即

下手詔辭預政提舉修仁宗實録仍進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懇免凡六七上章不得請乃已又差兼樞密院事公復上還相事英宗手詔曰卿有大德於朕有大功於時一旦無名謝事而去豈不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輔朕使無忝先帝之命則卿之終惠也公頓首奉詔為南郊大禮使祠事畢恩封魏國公公辭兼樞密院朝廷從之濮安懿王以英宗踐祚例當改封英宗尤詳愼不欲遽既踰大祥始詔兩制議

其禮兩制謂當封大國稱皇伯中書疑所生稱皇伯無經据又封爵須下詔名之則未得其中事下三省再議英宗復詔罷之而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指切歐陽公至相率納告身遊說者煽助之凡論議是中書者目為邪佞其勢可畏諸公莫不避匿自解公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歎其平直忠諒不肯推謗以與人而英宗所生託今為濮王為仙遊縣君識者皆疑其非禮意公素知陝西苦屯戍餽餉頗艱

當得民兵以為助因乞籍民為義勇二府難其事諫官亦爭之曰關輔民將驚駭亡去願以一身救二十萬人死二府以白上上曰河北有義勇乎曰有河東有義勇乎曰有然則陜西奚為不可耶論遂決至今關輔為便人皆服上之言簡而盡而亦多公之守也夏賊冦大順城公言宜留歲賜遣使詰其罪大臣自文丞相悉以為不然左右或舉寶元康定之喪師以動上意公曰軍事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狂童國人

不附其勢何敢望元昊詰之必服大臣或私相語曰渠謂料敵且觀渠所料公卒建議遣何次公往詰諒祚逾月而次公還以諒祚表聞屬英宗已卧疾二府起居畢公扣御榻曰諒祚表云何英宗力疾顧曰一如所料及漸革公親奉手札授内侍髙居簡命學士草制書立今上為皇太子别置東宫官屬上即位柩前以為英宗山陵使加守司空兼侍中王陶由東宫官入御史府為中丞意有所觖望奏彈宰相不押常朝班公以宰相日奏

事亟拱退詣文德殿押常朝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已數十年為故事陶憤不勝乃誣詆語渉不遜諫官陰為協比上察其姦罷陶言職公亦遽乞補郡乃遣内侍張茂則賜手詔慰諭起之永厚復土還朝又以疾辭位除鎮安武勝等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賜第京師擢其子忠彦為祕閣校理遷其三子官公謂領兩鎮近世所無有力辭不拜改淮南節度使虛上相之位以待會种諤以兵取綏州納降人嵬名山族帳數

萬人諒祚將以兵報西邊皆警公往經畧授陜西安撫使判永興軍方行夏人誘保安軍守將楊定殺之以復怨既趣關中知羌中苦饑又負罪勢可以困奏絶其歲賜選將厲兵具餱糗器用移師西指為出討計而諒祚死秉常告哀謝罪械送殺楊定者李崇貴韓道喜以自贖時議多欲弃綏州朝廷已屢促廢公曰綏州要害出賊脅下已得之何可廢也宜增築畀屬户大酋折繼世降羌嵬名山守之後雖不取足以易地未見聽則使府

佐劉航驛奏後果用易塞門安遠故寨不合卒留為綏德城險固可守虜人常恨失之狂人尉倉等謀為亂以術禽取戮之不脫一人寛其詿誤又城嘖洙保據箄𥫱川赴甘谷寨拓秦川之塞招引弓箭手居之便宜修涇原葉燮會為熙寧棚晝圖付將吏教以方略張聲援屯兵扼賊路畢役虜不敢犯皆奪其地利包屬羌於其中以固藩衛武事有序則欲先收横山漸取河南地遂為大字檄陳向背禍福榜塞下謄入虜中招横山之衆而

或者恐其有功力沮壞之乞退守鄉郡復判相州其年
河決地大震比冬震未止民多饑饉流亡上遣貴近喻
意仍賜手詔以為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又以手札勅
中書叶濟所畫無或格留公布宣朝廷恩意給劵賑米
本業之徙者半道而復時方推行常平法公言朝廷下
令以百姓不足而𠒋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故貸子
以賑其闕有合於先王散惠興利之法今郡縣欲收子
錢異令意遂與條例司章交上乞守徐州不許初法下

公曰某老臣也義不敢默及不聽曉官屬亟奉行曰某一郡守也其敢不如令上留意河北事詔問八條公悉所見以對熙寧四年二月改永興軍節度使京兆尹再任辭乃仍舊官六年復請相既至之二年告老至三四甚懇每奏至上必遣使宣諭契丹遣使言沿邊地界詔問策畫公慨然曰君父遇我甚厚有緼不言是不忠也生平於常人猶不敢不盡況吾君乎姑盡此心以報吾君事吾君之心盡則所以報先帝也吾寧以言得罪猶

愈於老疾瀕死之年以不言負天下責遂條上數千言既又力謝事上加恩慰撫八年復改永興軍節度使行京兆尹不從其所請而公已疾革矣六月二十三日大星隕於州園晝錦堂側櫪馬皆躍郡中驚相語家人不敢以告公素明性理雖篤安卧不亂以其月二十四日終於州治之正寢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為田畛峭壁巉塹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於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未嘗為事物遷動

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於朝與士大夫語退息於室與家人言一出於誠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其所措置規模宏大高遠外視如甚畧已而詳觀之中則細故微物莫不各有區處故有志必成當其為學士帥邊年未三十天下已稱為韓公而不名及典樞密名益重山東大儒石介嘗為慶歷聖德詩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世不以其言為過後屢當大事繫安危而有言於上無不信

者由公素望信於人主著於天下也平居與人接禮下之問勞慰存氣語和易容人過失不以為已忤小大無所較計及朝廷事則守其所當爭極於義理而後止毅然不奪喜用有名之士或不識其面既用之其人亦不自知所進薦也不私所親以官而怨家仇人其才果可用必用之守揚州日轉運使李參沮州事在陝西嘗救有罪將李緯寬之而緯子師中不知猶訟於朝孫沔為御史以西事詆公甚力及為宰相悉置不報顯進之三

人者皆愧悔深自恨重恩義好樂士大夫獎與後進賙人之急視用財物如瓦礫糠粃不以慁其意既立則捐已服用玩好或脫取家人簪珥與之士歸趨之無遠近公不厭踈戚及交舊之孫子寒窶無所託以為生者常十數家少善尹師魯師魯亡割俸俾其家為直其寃於朝仍奏錄其子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姪比於已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其終子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養奉塋域甚厚

自五世祖冢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梧檟名人守視之貴顯五十年身為將相累更大賜予及其歿也卒無羡錢室無奇玩賴天子賜金帛官出葬資喪事得以無乏姿貌英特美鬚髯骨骼清聳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謂如高山大岳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蓄細微普施雷雨藏匿寶怪蓋自然也每朝服冠蓋而出民老幼倚舂弛擔輙夾路觀佇立咨嗟平時家居雖祁寒盛暑倦劇對僮使亦攝衣危坐無怠容遇事遽卒而意不亂冗劇

而才有餘萬兵侍帳百吏遶前處之安靜裕如也已而剖決皆就條理勤於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核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勞煩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禄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公尤知命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志慎守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因縁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已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

其自守如此所親重范文正公令富鄭公最篤及論事於上前繫國家利害各正色辨折不相借假退不失其歡公既解相印令僕射王丞相素負天下重名少許可嘗遺公書謂過周勃霍光姚崇宋璟又曰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天下以為名言歐陽文忠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過周公遠矣當時所降制書亦多以伊周裴度擬公焉所歷諸大鎮皆有遺愛人皆畫像事之獨魏人於生祠為塑像歲時瞻

真比狄梁公戎狄尤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
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其子忠彥使幕北虜主問左右孰
嘗屢使南朝識韓侍中觀忠彥貌類父否或對曰頗類
乃即燕坐命畫工圖之而去館伴楊興宗遽以此告忠
彥北門為聘使道舊與京尹書皆押字不名及公留守
則名於書其副使成禹錫仍喻來介曰以侍中在此故
特名及公去魏後留守引前比欲得其名數彊之卒不
可每南來涉臨青界即誡其下曰此韓侍中境無多須

索也天姿簡儉於圖畫博奕凡聲伎之娛無所嗜獨喜觀書史晝夜不倦記覽博洽所為文章明白簡重有氣如仁宗英宗哀冊文諸應制及辯論碑志天下傳愛之餘暇學翰墨得顏魯公楷法家聚書萬餘卷悉經簽題點勘列屋貯之目曰萬籍堂所著安陽籍類五十卷二府忠議五卷諫垣存稾三卷陝西奏議二十卷手編家傳集六十卷藏於家餘未及紀次殘稾尚多夫人崔氏工部侍郎立之女先公而亡累封魏國夫人六男長忠

彦祕書丞祕閣校理次端彦大理寺丞次良彦祕書省
校書郎早卒次純彦粹彦並大理評事次喜彦幼未仕
女子五人長適大理寺丞王景修三人不育次在室孫
六人曰治大理評事曰戩太常寺太祝曰滐曰洽曰浩
曰誠並幼禮官李清臣曰清臣少親魏國韓公頗聞其
終始大略行事如前公之訃至也天子即日下詔以公
配享英宗廟庭又命清臣持中年器幣馳驛祭及使者
賻金帛貴臣往還護葬事相錯道中道路皆歎息感慟

祭事畢清臣又以私禮哭其堂入弔其孤則北方父老亦有遠千里來哭庭下者及還朝士大夫相問訊亦莫不嗟慘見於色曁趨太常太常僚吏皆曰七月日癸酉上為公素服哭死中舉音過常數左右皆助惻慘恩章追悼如此清臣又嘗竊讀其家所被誥乃眞贈尚書令不為兼官以贈於人臣貴莫比此獨自韓公始雖太宗褒贈趙韓王普亦不能過也退而思曰上仁聖顧念耆老恩禮至矣然非公其孰宜之公嘗為宰相十年仁宗

待遇冠羣臣委之以政而天下不見其有所專也天下莫不遂其生鼓舞歌頌一德而不知其功出宰相也及履艱危定策奉詔之臣立皇子皇太子者各一受遺詔立天子者再尊宗廟强社稷功及生人而進退從容不見有顔色之異也當其可憂人莫不憂朝廷以公為安危人情視公為去就公於是時一卻足大事傾動矣公屹然山立决大疑解大憂至天下卒無事令天子纂紹皇統以文武仁孝惠養天下日問安進膳兩宮康樂雖

祖宗既施天地降福聖德集於上躬然考其功緒基源則定策之臣功為大故曰恩禮於公為宜清臣所攄皆實敢以告史氏以上尚書省移於太常謹狀熙寧八年八月日宣德郎守太常寺充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李清臣狀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四十八